

鹭岛之鹭

· 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丛书 ·

鷗島之鷗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邹纪华

鹭 岛 之 鹭

■

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■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3.25印张 4插页 287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9,300

书号 10099·1678 定价1.35元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失去的小阁楼.....	钟海城(1)
风儿送走一缕云.....	赵 敏(51)
鹭岛之鹭.....	谭福勇(执笔) 彭一万 鲁文浩(146)
五月的鲜花.....	火 苗(196)
啊! 那一朵浪花.....	王洪荣(258)

短篇小说

希望的天空.....	尤凤伟(315)
猎 伴.....	张 煊(343)
浓绿的春天.....	张 玲(366)
万老金的心事.....	魏世仪(381)
邻居的孩子.....	冰 雪(399)

报告文学

彤红的枫叶.....	维 章 文 一(40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12/10



钟海城

失去了，我熟悉的小阁楼——
那没有水饺的新年和妈妈的笑靥；
那半隐在石灰粉下的红“黑板”儿；
那没摔破的鸡蛋和塑料玫瑰；
那只画了几笔的油画《长江纤夫》……
不，该失落的已经失落了，
不该失去的会永远留在我心里。

——《尾声》

—

这是一幢旧陋狭窄的阁楼，在这座中等城市的某条小街上一点也不起眼：乌黑的鱼鳞小瓦上丛生着瓦松；楼梯和门板不止一次地请人修过了；临街的墙壁早在几年前就用石灰水刷过，现在灰不灰白不白的，有的地方粉子脱落，露出那写过“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”的红“黑板”^①的一角。阁楼中间有道木板隔棚，原先分居着两户人家。现在左边的住家搬走，半片楼儿被居委会租去，抽去楼板，办起了弹花坊。开机的时候，飞絮杨花似地从敞开的铺门飘出，直钻行人的鼻心眼；嘎哒嘎哒的声音更叫邻居家生厌。好在眼下不是拆被褥的节气，生意“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”，世界倒有多半显得干净、安宁。阁楼右边有个一亩多地的水坑，各色垃圾散堆在淤泥上，象一片片斑斓的野花。水坑破坏了街道这边房屋迤迤的气势。

常走这条小街的人知道，无论冬夏，每天每天，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，都坐在低矮的小阁楼的窗前。看书，还是写东西。他们不清楚。因为路人们只能隐约看见她乌黑的带点蓬乱的头发和洁白的前额。偶尔，瞧见她倚窗儿小憩，脸色那么忧郁。窗台上有盆花，绿莹莹的，却老是不见开放，或许，已过了开放的时令。有个不知内情的轻佻青年，看了《三笑》后，夜晚，在这橙黄色的窗下，笨拙地弹着吉他，唱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。后来耐不住寂寞，大胆地用晚场电影票裹上小石子扔到窗子里，还不见姑娘下来，出现在窗口的却是另一个模样与她仿佛、年轻漂亮而又凶恶的带刺的玫瑰花：“滚一边去拨拉，坏胎！”电影票和石子随声飞出，差点打着他的头。“唐伯虎”

气得把琴弦都拨断，低声咒骂着走了……

二

阁楼底层放着几件老式家具和炊具。阁楼上，临街的窗户两旁，各摆张苗条的单人木床。一边床头上贴着电影明星、《天鹅湖》剧照一类的画片，琳琅满目；这边床头上却只有一幅临摹得不太高明的列宾的油画《伏尔加纤夫》。

一个习惯了幽暗的室内生活的姑娘，伏在窗前那张小木桌上，仔细地临摹着工笔国画。她叫夏芸，已经二十九岁，想是少见阳光的缘故，她皮肤白皙，但无情的岁月在她眼角额间刻下了浅浅的纹理。她身材挺好看，薄薄的白线衣衬出那柔荑的腰肢。早春啦，窗外的法桐萌出翡翠般的新芽，风还带点峭寒，但毕竟过了滴水成冰的冬天，用不着哈手，她灵巧自如地在洁白的蛋壳上绘山水；在缟素的石板上画仕女。好灵巧的纤手哟：山色空蒙，水光潋滟；含情脉脉、回嗔作喜……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为此，她熬了多少心血呵！

“嘎哒！……”讨厌的隔壁的弹花机响起来了。妹妹小佳床头上的陈冲和中野良子，黑天鹅和白天鹅……全都患疟疾似地微微抖栗起来。演员们皱起眉头。她不喜欢，这点震动算什么呢！黑天鹅和白天鹅好象就要展翅翱翔，她望望窗口上方的蓝天：啊啊，什么时候，我也生出一副遨游世界的翅膀！

一辆自卸卡车沉重地害鼻窦炎似地响着在楼下驰过，停在污水坑旁，打了个倒车，屁股朝里，“嗯嗯”地怪叫着，把一车热气腾腾的煤砑倒进去，然后轻松地“扑扑”地开走了。这时，在弹花坊前，响起了居委会主任六婶的大嗓门：

“填吧，填吧！俺不搬，你也盖不成招待所！”

六婶是这条街上的政府、权威，一个热心肠的男人似的女人。家中有老有小，事情下把掐，她应付自如，还负责管理这条街上的代销店、饺子铺、弹花坊……说是负责，她既不管帐，也不领操心费。高兴了窜一趟，这儿瞅瞅，吆喝句：“好香！”要不就咋呼声：“胡治！”挽起袖子帮忙。张家婆媳不和，李家父子干仗，她不请自到，快刀斩乱麻，息事宁人。然而最叫人称道的是她有一副侠肠，这条街上的居民，包括那个在代销店卖东西的刑满释放分子，不经她手，外人不能乱找岔子，欺负人。就说商业局要在这里盖招待所的事吧，除了占那个水坑外，还要拆包括弹花坊在内的阁楼。弹花坊的房主儿，有套挺宽敞的住宅，不肯调换房子，索款四千，还价三千五都不干。六婶也褒贬房主儿：“财迷！你那破楼，值么！”但和商业局的人一碰面却道：“你们商量吧，不该管的我不管。”把事情拖了一天又一天。其实她有她的道理。你听——

“公家也不象话，讹不过虱子讹蚰。补钱多少咱不说，只给人家瘸腿妮儿姐俩调一间平房，哪儿住得开！”

夏芸在楼上听得清楚，“瘸腿妮儿……”这话未免太直率。可六婶是个好人，她不见怪她。她虽然忙得团团转，还抽空子来瞧自己：身子舒坦么？想吃什么？……的确，给调一间房太挤巴了，虽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都是日常用得着的，也不能扔呀！

突然，一阵慌乱的女人叫声传来。六婶命令：“快，拉闸！”弹花机嗡的猛一响，沉寂了，夏芸心中诧异，抛下笔，扶着桌子站起来。她的右腿是瘸的。但她已习惯了在室内借助桌椅、墙壁行走。她慌忙来到窗前，向下望去。一股黑烟从弹花坊里

喷出，但六婶已截住了一个小姑娘的水挑子，站个后弓步，双手攢劲，一大桶水便忽地浇向几米远的弹花坊内，接着又是一桶……随后是她们的欢呼，闻声而聚的街邻路人的议论。这时她才明白：弹花坊差点失火。

“是电线漏火么？”“不大象啊，象是机子崩的火星儿！”“机子会崩火星？是刚才那个取棉花的胖老头扔下烟巴引的吧？”“谁知道呢！……真倒霉，居委会又得拿钱赔人家棉花。”“没嘛，没嘛，小灾小祸的！小吃店两筐子油条就挣过那点钱来了，堤内损失堤外补。有我六份的在，逢凶化吉！”“嘻嘻嘻！”“嘎嘎嘎！”夏芸听着，感慨地摇头。六婶的行动，她的言谈笑声、镇静自若的气魄，都给人一股力量，和战胜困难、生活下去的勇气。

三

黄昏，一个高鼻梁、尖下巴的漂亮女孩子举着花尼龙布兜，从公共汽车上挤下，拐进小街。她抿抿半潮湿的刘海，轻松地吁了口气，但仍蹙着眉。为了保护花布兜里的东西，她身子叫那些粗鲁的男人挤得好疼，脚也踩了。“现在的人一点礼貌、道德都不讲，”她边走边生气地想。“在人家外国，下车时，男人们一定会恭恭敬敬道：‘小姐，请您先下’……唉，中国！”“铃铃铃……”好漂亮的坤车，她的目光被吸引住了。“要是我有这么辆车子，也用不着每天挤公共汽车了。”原先她有辆破车子，以至放到百货店前去买东西都懒得锁，有回偏偏遇上个不嫌东西秽的二哥。

少女的心象天上的浮云一样容易变幻，走进阁楼，她又

忘却了这几乎每天下班都会产生的烦恼，轻盈地跑上阁楼：

“姐姐！”

“噢，小佳，下班了。”刚在床上躺了一会的夏芸坐起。

“《花鸟工笔画集》买来了吗？”

“呀，忘了！”小佳拍下手说。她是个性情热烈、外露的姑娘，常习惯于借助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这么说着，她脱去散发着荤油味的工作服，露出淡黄色的恰好能勾勒出她身体曲线的尼龙衫，把临时扎头的橡皮筋掳下，披散着头发，从花布兜里取出一个色彩鲜艳的玻璃花瓶，在姐姐面前晃着：

“姐姐，你看好看么？你们那种小厂，造不出来的。”

的确很好看。夏芸接过端详了一下，赞赏地点点头，好奇地问：

“光有花瓶，花呢？”

“你甭管了，”妹妹抢过花瓶，放在窗台上，又微红着脸补充：“也用不着我买……”

一股淡淡的辛酸从姐姐心头冉冉升起，她想要摆脱这种心境似的，换了话头：

“《画集》还有没有？”

“有的是。太贵了，两块多，我没舍得……不，我忘了！”说着小佳格格笑了。

“花瓶多少钱？”

“还不到五块，多便宜！老些人抢购……要不是我心眼儿活，叫秀姐打电话给她妹妹，在柜台内留下，哪儿挤得上呢！”

“你呀，简直本末颠倒！”姐姐嗔责地点了一下小佳的额头。“两块多钱，也得买，我用得着啊！”

“买，行。拿钱来吧！”

“讹人啊！不是给了你五块钱？”

“五块钱买花瓶了，想买书再掏钱！”

妹妹用戏谑的悦耳的音调说着，夏芸忽觉得妹妹有点异样：过去她不是这样……但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又从左边小抽屉里摸出三块钱放到桌上。

小佳用条花手绢系上蓬松的卷发，下楼通开蜂窝煤炉做饭，口里哼着歌儿：

甜蜜蜜，笑得甜蜜蜜，

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……

吃完饭，天已黑了，小佳打扮得象一朵浮在水面上的晚香玉，轻柔地飘走了。夏芸记得几个月前，有过类似的情景，只是她回家时，变成了一朵霜打的花。但愿这次……

十点多钟，小佳才回来，脸还残留着兴奋的红晕。姐姐柔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小佳装傻道：“什么呀？”“他……”小佳脸更红了，“没有的事，秀姐约我看电影呢！”

小佳不承认，仅仅是因为害羞么？

四

第二天下午，夏芸在伏在桌上画画，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上来，问：

“小佳，这回书买来了吧？”

没听见回答，她扭过脸，看见小佳闷闷不乐地坐在自己床上，冷冷地给了她一瞥。这是怎样的目光呵，夏芸这些年从未经受过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小佳从花布兜里取出一束塑料玫瑰，扯下玻璃纸罩，沉默地把花插到玻璃花瓶里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姐姐这回有点生气了。

“书，没买来！”妹妹挑战似地说。

姐姐吞下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把钱给我！”

“买了塑料花了。怎么，你不喜欢？它虽然不会放香，可也永远不会凋零。”

“别讽刺人啊！”

“讽刺人……天哪，我是自己可怜自己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着，”想不到小佳会跳起来，好象一直窝着股火似的。“在人家外国，奶奶病了，找孙子伺候，还按天付钱呢！……我够了，够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”

夏芸一时愣了。妹妹说了些什么呀？“……伺候……钱……我够了……”不会是做梦吧！象一团冬天的雾猝然袭进这个和谐平静的世界。她迷惘、冷。她胸间一阵窒息。

这一夜，姊妹俩都没睡好。夏芸静静地躺在那儿，想着心事（过去遭受的挫折、苦难太多，她不轻易流泪。）。小佳在辗转反侧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佳轻轻晃醒刚刚睡着的姐姐。她眼睛中布着红丝，负疚地说：“姐姐，别生气，都是他们……”停了一下，她叹口气，“唉，现在的人真滑、真坏。我不丑吧，可是她们先后给我介绍了两个对象，都……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夏芸一瞬间完全谅解了妹妹，一把逮住她丰腴的手说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妹妹垂下头，“他开始说……可第二天就捎去信，说……他受不了别人的议论，说……呵，天不早

了，我得上班去了！”

小佳抽出自己的手，走了。夏芸心里堵得慌。因为什么，妹妹虽然吞吞吐吐，但夏芸已完全明白了：因为自己！因为她有个残废的嫁不出去的姐姐！“我的原意是将自己的痛苦去换别人的幸福。可现在，我给我亲爱的妹妹带来了什么！”

一股憋在心里的委屈，一种在勇气的抗衡中退却的忧郁、悲哀，此刻紧紧攫住了她的心，扼住了她的喉咙。她起初透不过气来地怔了几秒钟，随后，解脱似地伏在桌上低啜起来。

“芸儿，你哭了？”她猛抬脸，看见好心的六婶。六婶眼圈也红红的。她扑到六婶厚实宽大的怀里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子。六婶恍然大悟道：“妮儿，你怎么不早吱声，我忘了，今儿是你妈的忌日。待霎，我瞅空到自由市场买刀黄纸去……”

妈的忌日已过去好几天了。姊妹俩按阳历。但六婶认老理，只记“二月初五”这个日子。虽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六婶还打算用古老的方式悼念死者，可夏芸不好挫她的好意，止住哭，掩饰地说：

“六婶，小佳会买的，您忙去吧。我哭哭心里就痛快了……”

六婶点点头：“买是能买得到，只是没地方烧了。那坟子早叫人家平了，盖了什么别墅了。该死的‘四人帮’！……近日我打那儿走过一回，出出进进的人换了，里面飘出听了叫人不知哪块肉痒痒的调儿……别再哭了，妮儿。凡事放宽心……中午给你送碗三鲜馅的水饺。我还有事，走了！”

六婶走后，夏芸凝望着桌上的那个小相框：中间是戴副窄腿眼镜的瘦削慈祥的母亲，她神情那么认真，好象还是在美术课堂上；她和妹妹分站在两边。两人都戴着红领巾，脸上浮着天真、幸福的微笑……

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！晴朗的天空，阳光灿烂，没有冬天，鲜花、队旗。老工人讲家史，解放军叔叔讲先烈事迹，老师鼓励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……她时常为了背诵课文，天不明就叫着妹妹起床；她时常为了做好事，放了学直奔车站、码头，忘了吃饭。她走着路，干着活，甚至睡梦里都会唱着这么一支歌：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继承革命先烈光荣传统……”

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！……金黄色的麦田，社员们挥汗舞镰。队旗、歌声，少先队员们也来帮助收麦子。休息时，她和一个女同学跑到大路上找厕所，一辆12马力拖拉机怪叫着驰来，起初人们没注意它，近了，才发觉拖拉机扭着秧歌，驾驶员脸色惨白，用沙哑的几乎被发动机声淹没的声音叫：“快躲开！”她扯着女同学刚要避到粗大的杨树后，猛然发现路上一个小男孩惊呆了，那是个大脑袋、衣着朴实，但又不象农家子弟的男孩（后来知道他是附近供销社一个售货员的孩子）。眼看车近，他清醒过来，才想躲，脚下被滩牛屎一滑，叭地摔倒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她猛地扑了上去……

男孩得救了。她的一条腿被轧得半粉碎性骨折，送进医院……她在病床上填了铅印的入团申请书，事迹上了本市的日报，每天都有许多红领巾来医院看她，带来鲜花和苹果。校长说：申请书很快就会批下来；《中国少年报》的记者最近就来采访她；鉴于伤势比较严重和本地医院条件的局限，还准备送她去省城治疗。听了这些，她伤口的疼痛，对残废的忧虑……都烟消云散了。她度日如年地等待着，一天，两天……

她等来的先是一副变得冰冷的面孔：“有人给报社写信揭发，你抢救的是个劳改犯的儿子！”于是她的事迹一下子不闪光了。接着，那股以批判“三家村”开始，在炎热的夏天愈刮愈

大的红色狂飚，席卷了她希望中的一切：团徽和镁光灯；鲜花和苹果……孱弱瘦小的妹妹用架子车把她拉回家。阁楼里翻得一塌糊涂，妈妈已被他们关到学校里隔离审查了……

开始，她时常哭泣。为她残废了的身子、那失去的宁静的校园生活，为妈的死……泪流干了，她变得沉默、顽强。姊妹俩相依为命，在贫困与苦难中默默地生活着。她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她还会获得那失去的一切……

“看来这是幻想了……”夏芸喃喃自语，抽开抽屉，从日记本里找出那张剪辑下来的载有她舍己救人事迹的报纸。虽经岁月的流逝，纸面有些发暗。但报上的铅字仍那么清晰。不止一次，她翻看着这份剪报，上面寄托着她珍贵的回忆和希望，然而今天，似乎只留下绝妙的讽刺！

“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谁会爱一个瘸了腿的姑娘！也许，我能够找个残废人作对象，或给人家当后娘。可是，我还不愿意这样自己亵渎自己……如果生活仅仅惩罚我倒也罢了，可现在连妹妹也受了连累。‘他受不了别人的议论……’恐怕不止是议论，还有那正人君子的危言，‘善意’的劝解，‘好心’的提醒……他（她）们一定是说：‘女孩子有的是，何必找个残废妮儿的妹妹作对象！现在年轻好说，将来非伺候她不可！’”“累赘、累赘！”“自讨苦吃……”说者或许不是有意的离间，也可能是有感于现状出自善良的愿望……呵，社会风气！呵，可畏的人言！

她用颤抖的手摸起一盒火柴（有时停电，用它点蜡烛），擦断了好几根，才着了一根，点燃了那份珍藏了十几年的剪报，把它放在窗台上。火苗儿慢慢舔着一个个熟悉的铅字，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突然，她在心里说：“我干么烧它呢？”

不，我偏要留着！十年浩劫都熬过来了，我就不信得不到那失去的一切！”急忙睁眼抢救，但已经晚了：一阵风使它哄地声着完，变成一朵灰蝶飞走了……

五

这几天小佳下班后，仿佛赎愆似地对姐姐格外照顾。然而夏芸总觉得那类似客气的照顾中，隐着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。夏芸明白，由于妹妹再次在爱情上遇到挫折，姊妹之间已有了一层无形的隔阂。她很痛苦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两小无猜的姊妹不应该这样。但她又清楚：不能完全怪罪妹妹。妹妹还年轻，还不懂得生活的复杂与艰辛。她很想同妹妹推心置腹地谈谈，然而妹妹一见她说话，就不笑强笑地敷衍两句，找个借口到楼下呆着或者无聊地小街上独自踟蹰。有时夜半醒来，听见妹妹不安的翻身声和幽幽的叹息，她又有些可怜妹妹，轻轻叫：“小佳……”然而妹妹却马上一动不动，轻微地打起鼾来……

“姐姐，我有个问题想给你谈谈



……”这天黄昏吃过饭后，小佳反常地没有下楼，先倚着窗台望了一阵暮色沉沉的小街，然后下决心似地说。

“说吧。”这段时间夏芸就觉出妹妹被什么问题困扰着，此刻妹妹直率地提出，她内心倒有点平静了。

“姐姐，”小佳捋下一片碧绿带茸毛的海棠叶子，那叶子在微微颤抖，“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，可是不说 不行，因为这关系到我的……前途和命运……”

“……”姐姐静静地听着。

“姐姐，我已经二十四周岁了。我虽然漂亮，但不会象塑料玫瑰那样永不凋零，我怕……”她痛苦地捂上脸颊。

夏芸的心被感染得苦涩地悸动了几下。

小佳松开捂脸的双手：

“怎么办呢，姐姐！……我思前想后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个是咱们暂时分开，从内心说我不愿意这样做，另一条路是你……”

夏芸做梦也没有想到妹妹会说这些。她呐呐重复着：“分开……”不等妹妹说完，就踉跄一步，紧紧搂住妹妹：

“那些苦风凄雨的年代，咱们都能相依为命，现在胜利了，有钱了，日子好过了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！”

“为了你，也为了我……姐姐。”小佳扶夏芸坐下。“原谅我直言不讳，姐姐，让我走吧！或者你……出嫁——你应该有个家了！”

姐姐深深埋下沉重的头：

“我何尝愿意做老姑娘，可是，没有志同道合的爱人，还不如……”

“姐姐，”小佳截住她的话，“六婶、我、我的朋友，给你